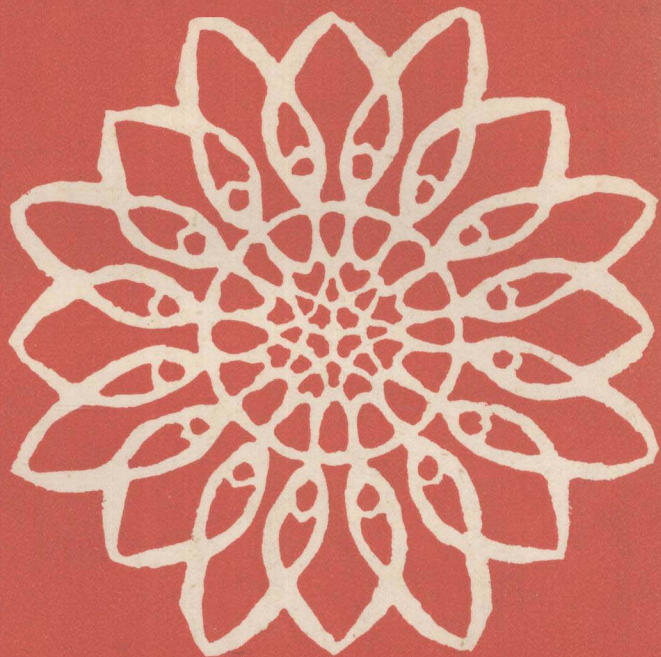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农村文化室》丛书



李师傅带徒弟

(革命故事集)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李师傅带徒弟

(革命故事集)

肇庆地区文化局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李师傅带徒弟

(革命故事集)

肇庆地区文化局编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75印张 52,000字

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05 定价 0.18 元

目 录

“小球迷”和大西瓜·····	关夕芝 (1)
哑炮的秘密·····	范卫宁 (11)
养鸡风波·····	严瑞清 黎 晓 (19)
大“傻瓜”的故事·····	林 铨 (28)
李师傅带徒弟·····	陈锦润 (37)
巧换孙儿说家公·····	胡思源 (46)
猪栏栅的故事·····	李三元 (59)
伏“虎”记·····	郭添全 (67)
火眼金睛·····	梁 驹 (76)

“小球迷”和大西瓜

封开县 关夕芝

今天给大家讲个《“小球迷”和大西瓜》的故事。

大家会问：“小球迷”是谁？他和那不会蹦不会跳的大西瓜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且听我从头说起。

“小球迷”今年十七岁。因为他爱球，名字又带个“小”字，再加上他尽管身材高大，却长着圆圆的脸盘，眼睛和鼻子也是圆圆的，十足一副孩子相，所以，大家都叫他“小球迷”，他的真名周小山，反而被许多人忘记了。“小球迷”的篮球确实打得顶呱呱，听说他在学校时就是市少年队的主力前锋，今年初到我们村插队落户后，也经常大显身手。我们大人特别喜欢看他的“高级动作”：他运球向前冲着，遇到有人阻拦，就用手把球往背后轻轻一拨，球就到了另一只手上，你两个人都拦他不住；小孩呢，就最喜欢看他的“绝招”：把球放在五个手指上，轻轻一旋，球便跳到食指尖上，滴溜滴溜地转上一分钟，嘿，一秒也不会少！

不过，大家又都对他有点意见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他那股“球迷”劲有时真太“离谱”了。比如，一次队里派他去公社挑农药，说好是等着用的。谁知他到了公社，正遇上一

场精彩的球赛，他便停在那里一直看到结束才回来，让队里的人等得颈都长哩。又比如一次，他挑谷种经过球场，碰上富裕中农钱起在那里喂鸡，钱起说：“‘小球迷’，不玩两下？”“小球迷”球瘾被挑起，立即放下担子，从小孩手里接过篮球便投。等到其他社员赶来，钱起放过来的十几只鸡早围着他那担谷聚完了餐，一只只饱得走不动了。

象这样的事可不少，许多社员就找上队长说：“年青人爱打球是好事情，但‘小球迷’的那股迷劲却要想法治治了，不然既误了工作，又误了他这个后生呀！”队长还未想出什么好办法，老场长却找上门来。

老场长也是我们大队的知名人物。说是场长，只是个尊称，其实大队西瓜场里里外外都只有他一个人。说他“老”倒是真的，解放战争时他就是个民兵模范，还挂了次“光荣花”。这几年，大队让他休养休养，享享晚年福，他却把被席一卷，日夜操劳在瓜地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汗水，把大队的西瓜场越办越好。还培育出一种新的良种，这良种，皮薄、瓤厚、籽少、产量高，味道又特别清甜，在去年全省西瓜评议会上曾经获得了第一名。老场长给它起了个怪名字，叫“49—76”号。我们这一带本来就盛产西瓜，出了这个品种，更是“窗口吹喇叭，名声在外”了，就连北京、上海的科研单位也有信来叫我们寄瓜种。

话又讲回来，老场长来找队长干什么呢？原来，最近西瓜快熟，要日夜看守，大队准备给老场长派名助手，嘿，哪个小伙子不争着去啊？谁知，老场长偏偏挑中了“小球迷”！

更叫人奇怪的是：老场长来接“小球迷”的时候，还搂着个崭新的篮球！

有些人劝告老场长说：“西瓜可不是篮球，能吸引得住他？到时帮不了忙，还要你伤脑瓜呢！”

老场长笑咪咪地答道：“西瓜还得人去打蔓，施肥，淋水才能长大呢，何况是党交给我们的青年人？”

又有人摇头：“还带个篮球去，哼，他更迷得厉害了！”

不过，更多的人都知道老场长的为人，都等着看他怎样治好“小球迷”的迷劲。

话说，“小球迷”到了瓜场，一看，哈，老场长还搭了个篮球架呢！你看，就在那棵大叶桉树的树杈上，用山藤和铁线牢牢地缠成一个圈，虽然很不正规，却也能练练投篮。

“小球迷”心想：老场长还真照顾我的爱好呢！不象生产队有些人，整天在那里罗唆：“小球迷”，你不安心生产啦，

“小球迷”，你整天想着打球影响工作啦……真烦人！想到这里，“小球迷”一阵高兴，抢过老场长手上的篮球，“嚓嚓”来了一个漂亮的三步上篮。

这时，老场长摸着胡子开声了：“‘小球迷’呀，和我‘拍档’，得来个‘约法三章’：第一，来到这里就要象上到战场——”

“小球迷”马上抢过话头说：“保证提高警惕守好瓜！”

“第二，球可以打，一早一晚将就点在这里练练。但学习和工作时间要专心，不准老是球、球、球！”

“行！”“小球迷”答得很干脆。

“第三，不准你值夜班！”

“这算什么条件呀？”“小球迷”愣了一下，老场长转身便走了。

就这样，“小球迷”开始了新的生活。起初他还干得满有劲，不过，他有点象摘下来的荔枝，不够三日新鲜就要变，渐渐他又觉得瓜场生活单调，怀念起和同学们在球场上龙腾虎跃的日子来。但他看到老场长日间整天在瓜田忙得团团转，晚上还坚持要值夜班，比自己辛苦得多。再加上老场长每晚一定要他读上一段毛主席著作，选的又都是讲如何为人民服务，如何对待革命工作的章节。“小球迷”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场长是针对自己思想的，也就不好意思流露出厌烦的情绪。所以，这一老一少看来还算“拍档”。

这一天，第一批“49—76”号西瓜成熟了，生产队派了社员来帮忙摘瓜，瓜田上一片欢声笑语。钱起也来了，他又是一个全大队出名的人物，只因他的私心特别重，大家叫他“密底算盘”。他站在瓜棚门口，望着这片碧绿的瓜田，心里的小算盘就“二二得四”地打开了；照估量，这个新品种足比平常的品种产量高出一倍以上，自己的自留地若能种上它，就可以赚一笔钱啦！如果再捎点给嫁出去的女儿……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叹了口气。原来大队早通过了决议，因为这“49—76”号西瓜才第一年正式种植，数量不多，而外地来要种子的单位却不少，因此，这批西瓜的瓜籽，除供本大队瓜场留种外，一律支援兄弟县市，暂不分给个人。所以，钱起的心真是好象有只猫爪在搔着，又痛又痒。

正在这时，“小球迷”托着个大西瓜走过来。钱起一拍大腿，暗喜：有门了！老场长爱那瓜种比爱自己的眼珠子还厉害，而这后生仔呢，只要投其所好，也许还能从他手上弄到点瓜籽。于是，他就堆出满面笑容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喂，听说明晚国家青年篮球队要来县城表演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“小球迷”眼都睁大了，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

“真的！二叔我那大仔在体委工作，让他想办法给你弄条票子，开开眼界吧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“小球迷”正高兴，却忽然想到明天是“八一”建军节，老场长接到县里的通知，要他去参加座谈会，自己怎么走得开？他心一乱，把手里的西瓜当成了篮球，习惯地用手一旋，沉重的大西瓜又怎肯乖乖地呆在指尖上？只听“吧哒”一声，大西瓜摔在地上成了七块八瓣，露出了那鲜红的瓤，漆黑的籽。这边钱起一看，正合胃口，也不顾手上有泥有土便直伸过来。

谁知瓜未拿到手，已被另一只大手拿走了。钱起一看，是老场长！老场长心疼摔坏的瓜，更心痛“小球迷”这种对待瓜的态度。只见他皱着眉头把地上的瓜块收拾起来，用秤称过后，掏出钱来入了账。又取出一张纸铺在地上说：“把籽吐在这儿！”然后，才把瓜块塞到“小球迷”和钱起手里。他一边看着“小球迷”吃瓜，一边难过地摇着头说：

“什么时候你才能象爱球一样爱瓜呀？”

“小球迷”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蜜甜的西瓜吃到嘴里就

象变成了木糠，再也没味道了。

这天傍晚，老场长第一次取消了“小球迷”的练球活动，把他带到瓜田散步。突然他问“小球迷”：“你知道这种瓜为什么叫‘49—76’号吗？”

“小球迷”正硬着头皮等着挨“训”，那想到老场长竟摆开了讲故事的架势，心一松便说：“不知道，你快讲讲吧！”

“那是一九四九年，南下大军解放了我们这里后，一次，逃到山上的刮民党残匪突然袭击我们村。一位姓吴的解放军班长带着我们民兵投入了战斗。那天战斗很激烈，在打退了匪徒的一次冲锋后，吴班长负了重伤，我掩护他转移到这片瓜地上时，吴班长已昏迷了过去，微微张开渴得干裂的嘴唇。水，这时多么需要水呀！我猛然看见一个被弹片划破的西瓜，马上掰了一块，想放进吴班长的嘴里。正在这时，吴班长醒来了，他一眼看见西瓜，急忙捧在手里，望着瓜块出神。好一会，他突然搂住我说：‘西瓜……你知道我多爱西瓜呀！我本是个瓜农，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，我想，象我这样的受苦人还有的是，就离开了瓜田参了军，一直打到江南。我总想，等将来全国解放了，我就去种瓜，一定要种出一种又大又甜的西瓜，送给毛主席……’正说着，敌人又冲过来了。吴班长放下西瓜，拿起个手雷，咬着牙说：不过，现在我却更爱这种‘西瓜’！说完，手雷就在敌人中开了花……

“那次战斗，把匪徒全部歼灭了，可是吴班长却牺牲

了。我记住了他的话，要让他的愿望在我手里实现。二十七年了，才育出这个比较满意的瓜种……”

“小球迷”一声不响地听着，他明白老场长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：人家吴班长也有他个人的爱好，可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，他就更爱那另一种“西瓜”——手雷，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。而自己呢？

那天晚上，“小球迷”总睡不好。眼前老闪现着西瓜、手雷；西瓜……直到天快亮才合上眼。朦胧中，他见到吴班长走来拍着他的肩膀问：“小鬼，瓜种得怎样了？”他想捧个大西瓜给吴班长看，谁知西瓜竟在手上变成个篮球，吴班长看了直摇头，急得他出了一身大汗，忙睁开眼，原来是老场长在拍他的肩膀。天，已经大亮了。

老场长要去县开会，他把“小球迷”拉到瓜地，让他点了一遍留在地上的西瓜，不多不少是一百零一个。然后，老场长才上路去，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嘱咐“小球迷”：“记住，一百零一个，一个也不能少！”

这一天，“小球迷”整天在瓜田游转。不是给这个瓜盖上草，就是给那棵瓜除除虫。他觉得那些大西瓜变得可爱了。他暗暗替自己鼓劲，一定要把西瓜种得好点，再好点，让它的种子撒遍大江南北，天涯海角，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种大西瓜！到那时，如果在梦里再见到吴班长，大概他不会再摇头了吧？想到这里，“小球迷”禁不住笑了。

很快日头就偏西了，“小球迷”正打算把瓜再数一遍，钱起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趁圩回来。他一见只有“小球迷”一

个人在瓜地，高兴得把车铃揪得老响，两拐三拐便到了瓜棚前，大声咋呼着：“小球迷，替你弄到票了。我在街上见到了那些球员，嘿，我才到人家心口呢！”说着，掏出一张白色的票。

，“小球迷”心里一动，正要把票拿过来看看，钱起把脸贴上来悄声说：“喂，通融一下，给我几两瓜籽，好吗？”

“小球迷”一听，马上把手缩回去：“我不看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小球迷”生气地说：“我不能用瓜籽跟你搞‘等价交换’！”

钱起眼睛一转：“哎呀呀！二叔跟你开玩笑的嘛！哪能当真啦？二叔也知道瓜籽难得，要支援外县嘛！来来，去看吧！”

“不去！我要守瓜！”

钱起看到支不开他，突然心生一计，说：“唉，送佛送到西，二叔代你守一会吧！”

“你？”“小球迷”摇摇头。

“你不相信我，就把瓜数一遍，少一个唯我是问还不行？唉！真是好心不得好报，好头戴烂帽罗！”

“小球迷”一想，倒也是，我的瓜是有数的，谅他也不敢偷！于是，他当着钱起的面把瓜数了一遍，说：“呐！一百零一个，一个都不要少呀！”然后，便骑上钱起的自行车走了，喜得钱起眼睛笑成一条缝。

“小球迷”走着走着，突然慢下来。他想起了老场长的

“约法三章”，战士怎能随便离开战场呢？而且，钱起这个“密底算盘”，为什么这么热心送票给我，是不是在打瓜籽的主意，一想到这里，“小球迷”周身不自在起来，再精彩的球赛也不想看了。他马上掉转车头，飞快地踩着，接近瓜地时，他跳下车，悄悄站在小树丛后面，向瓜地一看，顿时两眼直冒火星。你猜他看到什么？只见钱起用小刀把一个西瓜贴地的那面剝了一个洞，再用匙羹往外掏瓜瓢瓜籽。他想得倒真妙：以为这样把瓜籽掏出来后，再将瓜皮合上去，然后把瓜贴地一放，便神不知鬼不觉了，你“小球迷”回来去数吧，依然还是一百零一个！过几天，瓜烂了，你便去怨天怨地怨虫兽吧！

这边“小球迷”恨得直咬牙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大喝道：“钱起，你搞什么鬼！”

钱起还想狡辩，也亏他说得出口：“我，我在做科学实验，看看这样干，瓜还会不会长。”

“你别再放屁了！”老场长突如从天而降，出现在钱起面前。原来老场长抄小路回来，见瓜地只有钱起一个人，便不动声色想看个究竟，于是看到了上面的这场戏。

老场长要钱起马上回去写检讨，钱起满面羞红，连“小球迷”把球票掷回给他也顾不上接了。

老场长看着“小球迷”，忍住笑把手伸进衣袋里要掏什么东西，可忽然又停住了手说：“小球迷，你现在爱球还是爱瓜？”

“小球迷”连想都不用想就说：“爱瓜！”

老场长又略带点诡秘地问：“光是爱瓜吗？”

“小球迷”想了一下，明白了老场长问话的深意。他激动地看着老场长，想着吴班长，大声答道：“不！党要我干什么，我就爱什么！”

“哈哈！答得好，周小山同志，领奖！”老场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条鲜红的球赛入场券，这是县革委会请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们看打球的，可老场长赶回来送给“小球迷”了。

“小球迷”蹦起来接过入场券，又调皮地立正敬了个礼。他看到老场长脸上每一条皱纹都在笑，满地的大西瓜呢，也仿佛在向着他们点头……

哑炮的秘密

四会县 范卫宁

盛夏季节，在整治带河工地上，骄阳似火。穿凿隧洞工程进入了最紧张的施工阶段。洞里洞外，人声鼎沸。钻机嘟嘟，炮声轰鸣。自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来，各施工民兵班排纷纷贴出挑战书、应战书，从进水口到出水口，从斜洞到主洞，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流动红旗争夺战。一排排写着：“学好文件抓住纲、深揭狠批‘四人帮’”字样的大红横幅标语，好象一团团烈火在工地上空燃烧。日进破纪录的大红喜报，纷纷飞向指挥部，把指挥部门前的溪水都染红了。一年凿通隧洞的设想，胜利在望。建成这个工程，能扩大水浇地面积二十多万亩，并可以建立五座水电站。这是农业学大寨，普及大寨县的一个重大步骤呵！

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几天进水口主洞工程爆破时，哑炮却突然增多了，哑炮一增多，就会影响工程的质量和进度。战士们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

这一天，天上没有一片白云，地下没有一丝风儿，工地热得象蒸笼。

“嘟—嘟—嘟—……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十四点

整。”“轰轰轰……”主洞放炮，隆隆炮声连续响了十八下。炮声刚停，一个十八、九岁，生得浓眉大眼的小伙子，冲着指挥部的施工员瞪着眼叫道：“你们怎么搞的，给我们的爆破材料尽出哑炮，我们明明点了二十个炮，却只响了十八个，又有两个哑炮。”施工员不服气地顶了回去说：“大勇班长，你想过没有，其他洞也用这样的炸药，为什么没有哑炮呢？”一个生得长脸小眼，白净面色的叫陈礁的人，也凑过来说：“你们把仓库里的次品都堆到我们这工段，不出哑炮才怪呢！”施工员一听更火了：“陈礁，你别乱说。”这时，大勇也发火了：“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班是尖刀班，要为整个工程开路，影响了进度，你们可得负责。”大勇说话象只小老虎，那施工员也是只“初生牛犊”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吵起来了。

正这个时候，宿舍背后山岗的小路上，卫生员小芳拿着一只油纸包，急匆匆地从山上冲下来，一头撞入队部，和刚要出门的排长海明碰了个满怀，差一点跌倒，海明将她一把拉住了。只见她上气不接下气的说：“报告排长，我正在山上采药，在小山岗顶老榕树脚下的树洞里发现一包东西，打开一看，吓我一跳，你猜是什么东西？全是雷管！我想一定是坏人偷了工地的雷管藏在这里的，就赶忙跑回来报告。”海明问小芳：“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”小芳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海明说：“那好，你先将纸包放回洞里，别把这件事张扬出去。”小芳答应了一声便走了。这时大勇一边嘀咕着一边走入队部，见了海明就大声地说：“排长啊！这回你可

要出出头，指挥部把全部次货都堆到我们这工段。……”海明笑着倒了一杯水，递过去说：“来，坐下，先喝一杯水降降你的火气。”海明把小芳汇报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大勇听了惊讶地说：“好厉害，这坏蛋从哪里偷来这么多雷管。”海明说：“山下哑炮突然增多，山上树洞发现雷管。这里面，有什么联系呢？”

深夜，猫头鹰“咕呼、咕呼”地叫，月亮藏入了云层。突然，一条黑影窜出了宿舍后门，一步一回头地偷偷摸摸爬上岗来，然后窜到那棵老榕树下去。就在这时候，不远的树丛里，有两双警惕的大眼睛在注视着这个黑影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不用我说，大家就会猜到是海明和大勇了。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黑影的一举一动。这黑影是谁？却看不清楚。只见这个家伙拨开杂草，把一个油纸包塞入树洞里。大勇刚想扑过去，但黑影已经沿着来路鬼鬼祟祟地往回溜了。大勇细声对海明说：“坏蛋跑了，快追。”海明说：“注意，别打草惊蛇。”只见那坏蛋轻手轻脚的闪入了一班宿舍的后门。大勇吃了一惊：“什么？那坏蛋是我们班的？”海明说：“阶级斗争哪里没有？”大勇把拳头往大腿一捶说：

“真没想到。”海明沉思一会问大勇：“你们班有哪些人与雷管打交道的？”大勇说：“除了接炮组的，再没有其他人。”海明又问：“那么，如果这坏蛋是接炮组里面的人，你觉得最可疑是谁呢？”大勇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来：

“大柱、二生、石刚……不！不可能是他们。”他数来数去，海明提醒说：“你们接炮组不是有个叫陈礁的吗？这人怎么